

许觉民《风雨故旧录》



是非分明叶圣陶

叶圣陶先生年长许觉民20多岁，两人称得上是忘年之交。

许觉民第一次听说叶圣陶的名字是在少年时期，当时叶圣陶与教育家夏丏尊合写了一本中学生课外读物，两人轮流执笔，每月各写一节，先刊登在《中学生杂志》上，总共写了32节，最后编成《文心》一书，将中学国文课所涉及的知识，编入日常生活交流之中。许觉民对这本书十分感兴趣，认为这是中学生课余最好的读物之一，多年以后，他在《记叶圣陶先生数事》中这样写道：“我在少年时读过他与夏丏尊合写的《文心》，一本语文知识与文学故事熔于一炉的少年读物，讲论叙事，十分感人，给我的印象和教益至深。……从那时起，我对圣陶先生就有一种晚辈对一位学养有素的长辈的崇敬心情。”

后来发生的一些事，让许觉民对叶圣陶更加崇敬。抗战胜利后，李公朴、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叶圣陶义愤填膺，愤怒地写下了《多说没有用 只说几句》的文章，文中说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。今天，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，也没有一个怕死的。”这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给许觉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后来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：“在我的脑海里，圣陶先生的形象愈战愈强，从写《文心》《稻草人》《倪焕之》的作家，一跃而为一位勇敢的民主战士了。”

1940年代中后期，许觉民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出版机构工作，经常遇到叶圣陶，不过这时两人还不相识。每天5点多钟，叶先生从开明书店下班出来，偕同徐调孚、王伯祥、周予同几位要好的同事，到福州路一家小酒馆小酌。他们几个喝的是绍兴黄酒，佐酒的大都是豆腐干之类的小菜，饮后各自回家。许觉民对叶圣陶这种恬淡而洒脱的休息方式非常羡慕，认为这是生活中一种小小的乐趣，也是在人生的苦海中寻找一点淡淡的惬意。

今年是许觉民100周年诞辰。许先生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文学评论家，曾任三联书店副经理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等职，在几十年的出版和文学生涯中，与众多文化名流保持着长久而友好的交往。

“莫放春秋佳日过，最难风雨故人来”。与这些旧雨新知交往之余，许觉民随手记下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，这些有趣的文字让我们了解了文化名人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也为后人保存了一份难得的文学史料。



许觉民先生。

许觉民的风雨朋友卷

文本刊特约撰稿
王凯

两人正式交往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当时许觉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，叶圣陶夫人胡墨林女士也在那里，每当她有病或有急事不来上班，叶先生总是让人捎来信件，为夫人请假。因为这些事情，许觉民与叶圣陶渐渐熟悉，并成为忘年之交。许觉民回忆，那时他才30多岁，而叶老则有着“人生交契无老少”的宽厚气质，“他不嫌弃我，不用说，我益发敬重他。”

叶圣陶秉性诚笃，是非分明，对于骄横专断的人极为鄙视，这一点给许觉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改革开放后，许觉民经常去拜访叶老，两人谈天说地，相谈甚欢。谈笑之余，对于不入眼之事，叶老总是义愤填膺，对社会上的种种邪门歪道，益发有切齿之恨。这种刚正和凛然的形象，一直印在许觉民心中，也留在他的文字里。

散淡疏放聂绀弩

聂绀弩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和作家，许觉民与其结识甚早，后来又一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，成为同事和好友。许觉民眼中的聂绀弩，是一位散淡疏放的人：“我每当默念到绀弩时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颀长的身材，悠闲地走步，落拓不羁散淡自在，一个气质疏放的形象。”

许觉民与聂绀弩相识于抗战时期的桂林，当时聂在《力报》编辑副刊《新垦地》，许觉民投过几次稿，两人由此结识。聂绀弩工于小说和

诗歌，杂文也是脍炙人口，抗战时期他的杂文在西南地区流传甚广。许觉民印象最深的是那篇《韩康的药店》，文章用西门庆霸占韩康药店来影射国民党封闭进步书店，他对聂绀弩不畏强权的风骨极为佩服。

1950年代初聂绀弩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，与许觉民成为同事，两人久别重逢，往来颇多。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万象更新，聂绀弩心里充满了喜悦，写了不少诗，也读了一些书。不久，聂绀弩接受了标点和注释《水浒》的任务，他做得很认真，反复讨论确定注释文稿，选了原来绣像本上精致的章回插图，书名特地请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题签，封面选了湖州绫缎的花纹，古朴典雅。编书过程中，聂绀弩还提出了一点个人看法，他觉得梁山108个好汉大都出身官吏、财主、军官、地主和城市游民，因而《水浒》算不上一部纯粹的农民起义小说。这个观点有点意思，可惜后来没有写成文字发表。

1986年聂绀弩去世时，许觉民到八宝山送行，在灵堂门口看见一条横幅：“绀弩，你从容走去罢！”他念了又念，涕泪滂沱，泪眼中仿佛看见一个颀长的身影，悠悠向他走来。

“野气”四溢的萧军

萧军性格豪放，特立独行，身上自有一股“野气”和侠气，在文坛素有“拼命三郎”之称。许觉民和萧军相识于1950年代，当时许在出版社主管经理业务，萧军突然不请自

来。许觉民后来回忆说：“我的办公室忽有一人推门而入，他身材魁梧，脸色红润，约五十岁年纪，戴一顶约摸有一尺半宽的大草帽，身系一条足有三寸阔的皮带，皮带的系口一块大铜牌，闪闪发亮，这打扮颇像是北京天桥的卖艺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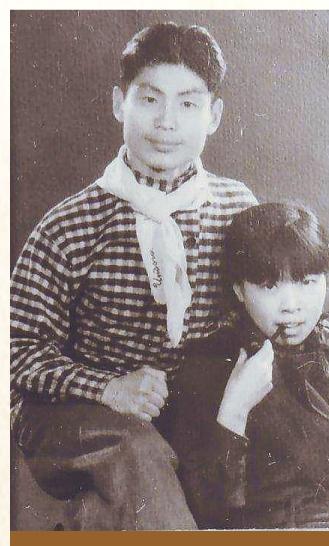
许觉民问他找谁，来人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萧军，来结算稿费业务的。”

办完事情后，许觉民和他在办公室聊天。萧军说话直爽，认为当时的稿费制度不合理，他的稿酬应该比鲁迅低，但不应低于其他作家。许觉民幽默地写道：“他很有点像《水浒》中的几位好汉，让的只是宋公明一人，其他都不在眼里。”许觉民非常喜欢萧军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，从此成了朋友，后来萧军每次来出版社办事，都会到许觉民办公室坐一坐，聊些文坛旧事和生活琐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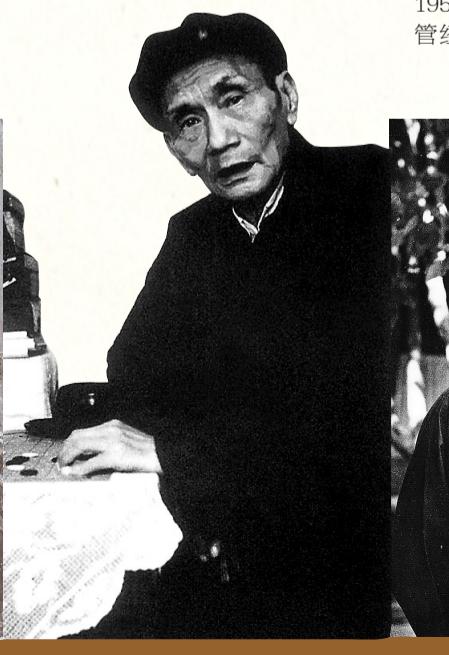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许觉民离开了出版社，两人接触少了，但每次见面萧军依然叫他“老板”，这是在出版社时，萧军多次找他结算稿费，对他的“昵称”。许觉民让他别这样叫了，但萧军说：“我还是一直叫你‘老板’好，看到‘老板’，我就有钱了。”说罢哈哈大笑。后来有家出版公司准备出一套现代文学丛书，许觉民推荐了萧军的《侧面》。这是抗战初期萧军和萧红活动于山西一带时写的纪实散文，记录了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环境，也从侧面见证了二萧分离的情形。许觉民觉得这本书很有价值，值得重印，但没料到萧军竟然不允许，当时许觉民觉得不理解，后来才省悟到萧军是不想将往事重新张扬开来，毕竟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感情生活。

不久萧军去了一次美国，回来时变得斯文了许多，这让许觉民多少有些不习惯，毕竟没有“野气”就不是萧军了。后来听了萧军在文代会上的发言，还是那么快人快语，“野气”四溢，许觉民觉得欢喜，萧军还是原来的萧军。

许觉民忆旧谈往的文字是大手笔写小文章，就像一幅幅有趣的素描，让人读后久久难以忘怀。周



青年萧军与萧红。



晚年聂绀弩。



叶圣陶先生。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